

# 竹楼的恩情

高深



责任编辑：刘存沛

封面设计：刘绍荃

**竹楼的恩情（散文集）**

**高 缨*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

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6<sup>11</sup>/<sub>18</sub> 字数：100,000

1982年12月第一版

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928

定价：0.57元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竹楼的恩情      | 1   |
| 寻    觅     | 12  |
| 彩墨大理石      | 27  |
| 夹在日记本里的花瓣儿 | 35  |
| 一幅纳西族妇女的画像 | 47  |
| 神奇的沸泉      | 55  |
| 猫          | 62  |
| 醒来的蝴蝶泉     | 71  |
| 鸽    子     | 80  |
| 一个难忘的夜晚    | 95  |
| 晃宁随笔       | 109 |
| 东柳醪糟       | 116 |
| 巴中山色       | 121 |
| 马鹿场一角      | 130 |
| 青城天下幽      | 137 |
| 奇景·奇人·奇志   | 142 |
| 宝    库     | 149 |
| 牧  马  图    | 155 |
| 又临黄河岸      | 164 |
| 梅花鹿·貂      | 171 |
| 霞    光     | 186 |
| 自豪吧，工人阶级   | 201 |
| 海    风     | 220 |
| 后    记     | 235 |

---

DF 54/35

## 竹楼的恩情

西双版纳的竹楼，是我心上的楼。

西双版纳的竹楼，对我是有恩情的。

在孔雀之乡的千里沃野上，在绿宝石般的热带林木间，这边那边，竹楼亭亭而立。象一只只黄金色的船儿，静泊在碧波荡漾的港湾，又象是一些翘着边儿的草帽，罩着村寨的梦。竹楼是美的，它不仅是建筑物，简直是造型艺术的佳作；竹楼是洁净的，好象刚才用露水洗过一样。

是在五年前的冬天，我第一次去到西双版纳。那是一个痛苦的年头，一个黑暗窒息着光明，乌烟瘴气的年头。

我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斗士，也

不是一个手拿芦笛的田园诗人，而是个刚刚从“专政”的绳索下挣扎出来的落荒者，带着“罪人”的烙印，带着心灵的创痛，从繁嚣的城市，来到这遥远的乡土的。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，我已非常厌倦，甚至也厌倦了自己。我憎恶黑暗，却又看不到光亮，我心里充满疑问，却还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。恶梦仍然纠缠着我的枕头，醒来时还会冷汗淋漓；每走一步路，总还是忐忑不安。当我跨入我向往多年的，美如神话的西双版纳的时候，欢乐之神也不曾来扣我的心扉，即使强作欢笑，那也是灰暗的，凄苦的。

使我开始感到一丝儿欢乐的，是在我第一次踏上竹楼的时候。

那是在橄榄坝的曼沙满村。

黄昏，热带的浓艳的晚霞，象油彩似的，渐渐溶入蓝色的澜沧江，江岸的佛寺古塔，象剪纸，贴在无边的天幕上。几个挑水的傣族姑娘，在江天之间掠过她们多姿的身影。

这时候，我的一位久居边疆的四川老乡小蒲同志，带我去探望一家傣族乡亲。

我们穿过密密的龙竹丛，踏过铺着落叶的小路，来到一座竹楼的前面。也没有打个招

呼，就静静地跨入竹篱上的小门，又静静地登上竹楼的木梯。女主人玉罕听到了足音，从屋里走出来，倚在木栏边笑着，轻声喊着小蒲的名字。这是个中年妇女，身子瘦小，脸儿黑黑的，头上挽了个发髻，穿着素色的窄袖衫和花筒裙。她用傣语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就引我们走到竹子搭成的凉台上，在小竹凳上坐了下来。

我不禁暗自吃惊而且赞叹了。因为这竹楼，这女主人和我们，整个儿都被包围在浓绿之中。满园子都是树：是姿态婀娜的椰子，是纤细窈窕的槟榔，是肥硕的芭蕉，是如伞的木瓜，是老态龙钟的菠萝蜜，是荔枝、柚子……这奇异的绿，真是密不透风，好象连我们呼出的气也是绿色的，而吸进的空气清甜如甘露，阵阵地令我心醉。我好似不在人间，而是在一个甚么仙境里……。

我们不会说傣族话，而玉罕的汉话也说不好，大家没法表达感情，只是相互静静地看，静静地笑。玉罕突然想起了甚么，忙着跑进屋去，取出一串成熟的芭蕉果，双手捧到我面前：“吃吧，多多地吃吧，是我们自己种的……”我接过来，一连吃了三只，就再也舍不得吃了。玉罕歪着头看看我，仍微笑着叫我

吃。她告诉我，社员的自留果园并没有被没收，家家有的是水果；大田里劳动，分配也是较合理，较丰盛的。我忽然感到很轻松，因为这竹楼，还不曾为那乌烟瘴气的“风暴”席卷而去，这空气，也还没有被毒化，这是多么难得呀！

有个不知名的雀鸟在密叶中叫。四近的浓绿变成了暗绿，暗绿又变成了淡黑。……

玉罕的丈夫拿着把镰刀回家来了。这是个壮实的汉子，名叫波玉鸾，也是不爱说话，只默默地笑。我已听说，傣族人民的性格是最温和的，家人间，邻居间是很少听见吵闹声的。在这充满“斗、斗、斗”噪音的社会，人们是多么需要和平与沉静呵！……波玉鸾为我们斟了茶，便走到凉台边上，提起一只大瓦罐，用清水冲他的脚，一面笑着对我说：“来，冲个凉吧，是泉水哩！”我走过去，双手捧着泉水洗了一个脸，这清冽的泉水，直沁入我的心底……我象一个受伤的人，第一次用人间的清泉洗涤了自己的伤口。我心里不再是那阴森的“牛棚”，不再有“专政”的勒令，不再忆起难忍的凌辱、批斗、和那置人死地的陷阱。在这童话般的竹楼上，我开始恢复自己的童真。

然而，我重又感到悲凉了。

那是在曼回寨。

这是个平坝边缘上靠山的村寨，有六十来户人家。同样是竹楼，同样是果树、花木、田园。但它与别的寨子是很不相同的。这里的傣族农民，大多是解放前的“琵琶鬼”。所谓“琵琶鬼”，就是被社会抛弃了的流浪者，被地主用“不吉祥”的罪名加以到处驱逐的“贱民”。他们乞讨，打零工，风餐露宿，东流西荡。偌大个天地却无他们容身之地，于是就流落到这座贫瘠的山包下，聚集成一个“鬼”的村寨。后来土司知道了，给他们课以重税，叫他们为衙门养大象。

陪伴我到寨子里去的，是公社干部岩香。这是个热情而快乐的年轻人，一路上又说又笑，恨不得把家乡的一草一木，都编成故事对我说。他的汉语说得很好，能帮助我多多访问傣族兄弟，这真太好了！然而，我所听来的，尽是些“琵琶鬼”悲惨的故事。

生产队长名叫岩光，是个中年人，他的妻子米玉耶，是个非常和蔼的妇女。他们都有一双长满老茧的手，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。他们告诉我，解放前，因为出不起头人派的款子，就

被诬为“琵琶鬼”，被赶出了久居的家园，流落到曼回寨。要不是解放了，可能真的变成鬼了。说起往事来，岩光的情绪倒是冷静的，可软心肠的米玉耶却浮上了悲愤的泪星儿。我们还拜访了米哈依家，波岩汉家，波涛朔家……一问，也都是“琵琶鬼”！最悲惨的是老妈妈米曼菲。她从五六岁就跟着妈妈给头人干活，住在一个叫曼燕的寨子里。可是她们没有自己的竹楼，只在头人的竹楼下面，和牛马住在一起，吃着头人剩下的饭菜，穿着头人丢掉的烂衣。但这样的生活也不能长久，由于劳力弱，头人不要她们了，又流落到曼丙寨。刚住不几天，村里出了病人，就说她们是“琵琶鬼”，给寨子带来了不幸，又被撵走了。她们在饥饿线上辗转流离，一共转了七八个寨子，才在这都是“琵琶鬼”的曼回寨定居下来。说起过去那非人的生活，那死去活来的遭遇，米曼菲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淌下，流过她那布满皱纹的脸……

夜晚，我在岩光的竹楼上住下了。好心的女主人米玉耶，在楼板上为我铺下很洁净的竹席、褥子和被子，还在我枕边放了几只桔子。岩光见我气色不好，就问我是不是累坏了。我

说：“听了那么多悲惨的故事，心里难受。”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安慰我说：“别想过去了，一想，就没法睡觉了，睡吧！”

熄了灯，竹楼里很黑，而我枕边的窗口外，夜色更黑，象浓浓的墨，象大块的煤。

是的，我是没法入睡了。

我忽然想到，我这个被当作“黑线人物”的人，这个被社会抛弃了的“黑作家”，岂不正是当今的“琵琶鬼”么？！被押着进“牛棚”，被揪着上会场，九十度的弯腰，连声的“请罪”，叱骂声中的一碗冷饭，挂着黑牌在大街上拉车、扫地……有多少辛酸的泪，多少痛不欲生的念头！又有多少“鬼”友的惨叫，多少上吊的冤魂！

我忽然感到，我和寨子里的“琵琶鬼”们靠得很近很近，连隔壁岩光轻微的鼾声，也和我的呼吸息息相通。我再也不是一个前来寻求诗情画意的田园诗人，再也不是一个猎取异族情调的无聊文人，而是“琵琶鬼”的难友，是傣族人民的兄弟……

离开了曼回，我来到曼非龙寨。

这是个典型的傣族村寨，它的美是惊人的，很象民间传说中娜敏罕住过的地方。一座座竹

楼，全在花树丛中，扶桑花正在盛开。村后山顶上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坦诺塔，在阳光下熠熠耀目，村前是平阔的田野，点缀着无数丛林。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从村里汨汨而过。

我们在农技员波岩顿家里住了下来。他家的竹楼很干净，那楼板、竹笆、凉台、竹桌几乎是一尘不染。小小的窗口，匡住楼外的绿云，挑花的门帘，留住屋里的清风。波岩顿是个性情沉静、持重的中年人，他用缓慢的声调，向我叙述了社员群众怎样抵住阵阵刮来的黑风，坚持了农业生产，又怎样改造了土地、兴修了水利，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。我细心地听着。我眼前站立着的，是一些充满力量的劳动者；他们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他们的双足紧贴着大地。相形之下，我却是多么脆弱呀！我惭愧，同时也在恢复着，增添着我身上的力气。

晚饭是女主人做的米干，完全是傣族风味的食品。波岩顿还为我泡了一杯亚油玛茶；这亚油玛是一种野生的香草，泡出的茶是嫩黄色的，喝到口里，有奇异的清香。一面喝茶，一面倾听傣族兄弟谈些家常话，我好象在自己亲人的家里，身心都是热烘烘的。

天色渐黑，我独自站在凉台上。只见一轮淡黄色的圆月，轻盈地浮上天空，而从湿热的大地上，吐出一层薄薄的、乳白色的雾，象无边的纱巾，渐渐遮去了竹楼的下层和四近的树干，却把楼顶和树冠，都留在雾的上面，月的下面。在这大自然的梦中，我重新张开了想象的翅膀，我彷彿看见，在雾与月之间，孔雀在探头，在梳翅，在开屏……

孔雀果然是来到了，那是寨子里的一群年轻人。

大概是听说有个文学工作者来到他们的山寨了吧，一群傣族青年推推搡搡，笑嘻嘻地登上竹楼来了；有面目英俊的小伙子，有容貌如花的小姑娘。一问，他们又都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岩丙、岩班、岩汉；叫玉间香、玉波、玉楠香、玉万……他们环坐在我的身边，用闪烁的眼看着我，不大说话，只是笑。我真幸福，因为这儿绝无冷眼怒目，绝无轻蔑与鄙视。我真正感到，我并不是“琵琶鬼”，而是人们的一分子，人们的亲人。

玉波姑娘给我带了些甘蔗来，她们用小刀把甘蔗皮削了，破成小节儿，叫我吃，还问我可吃过这样甜的罗汉蔗。一位傣族老人波岩

丙，吹起了“悠”（一种傣族竹笛），青年们应声唱了起来——

甘蔗比龙竹短了一大节，  
我们的歌，唱得并不好。  
可是象家人的心呵，  
象高高的大青树，  
象白白的芭蕉心……

是的，是的，最美的是人民，最美的是人民的心！这一座一座的竹楼，不正是西双版纳的心么？这颗心，给我以温存，给我以治疗，给我以新鲜的血液……

我离开西双版纳，已经整整五年了。这五年，是黑夜与白天的分界线，是痛苦与欢乐的分水岭。时间老人在我的脑子里堆满了沙砾与黄金，可是，西双版纳的竹楼呀，却老是在我心里，在我心灵的深处。也许竹楼的主人们，早已忘却了我，可我却永远、永远地忘不了他们。象怀念着我的父兄，我的姊妹，我的一件绝对不可遗失的珍宝。

然而，静静地思索，我又常感凄然，常感到象病痛般的内疚。因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，我毕竟是一个逃亡者。我没有象真正的战士那

样，用我的双臂挡住风寒，护卫着洁净的竹楼，也没有用我的笔，我的歌，去倾诉傣族人民的痛苦、爱憎和希望。我是欠下了傣族人民的重债的，我还没有一些儿报答竹楼所予我的恩情。

因此，我须奋发，我须加速的行进，即使在两条腿已经劳累得难以移步的时候，我也不敢片刻的停顿。

1980年4月于成都

## 寻 觅

人类每一天都在寻觅。

我们远古的祖先，在雷电下寻觅  
火种，在丛莽间寻觅猎物。

一代又一代，人们寻觅着太空的  
新星，谷类的新种，物质的新元素，  
思维的新结晶。

人们在寻觅的时候，眼球凝聚着  
心灵的光——希冀、困惑、疑虑、冷  
与热、惊讶与狂喜。

我常常寻觅这样的目光。

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眼睛。

—

冯国楣是园艺学家，住在繁花似  
锦的昆明。

几十年来，他用一双明净而灼热

的眼，凝视着万紫千红；寻觅着花的美，花的实用价值，花的变异，花的新品种。

在昆明市园林研究所的院落里，我认识了他，一杯清茶，我俩初结友情。

他满头白发，银子似的，方正的脸黑里透红。时代的清新空气，使他神采奕奕，气宇轩昂。自由自在的手势，无拘无束的言语，谈论着植物、花、药、茶、土壤、阳光、雨和风。

谈笑间他微微扬起眉梢，我又一次看见一双寻觅者的眼睛。

“明天，我们就要出发了。”他说。

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去滇西的腾冲。”

“做甚么？”

“寻找一棵杜鹃花。”

“杜鹃？！”我诧异了。

“是的，杜鹃，一棵‘大树杜鹃’。我们已经寻找它好些年了。”

“为甚么？”

他沉思着，轻轻地叹息一声……

## 二

是在六十三年以前，英国人傅利斯怀着一颗“冒险家”贪婪的心，横渡大西洋，取道缅甸进入号称“植物王国”的云南。

他先后来过七次，大摇大摆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在当时英国所控制的海关的庇护下，他一共采走了二三百种植物新种——这植物中的金子。

这一次，他闯进腾冲县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。出乎意料，他看见一棵硕大无比的杜鹃。

这棵杜鹃，伫立于杂树之上，树高25米，树干的圆周2.6米。茂盛的树冠遮天蔽日，千万朵花有如云霞。

傅利斯吃惊得张大了口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杜鹃！

在这大自然的奇迹面前，傅利斯毫无膜拜之心，却狠心地举起了斧头。

他重价雇来十几个苦力，强令他们拉起了大锯。

美貌的杜鹃巨人倒下来了。它活了280岁，身上有280圈年轮。

傅利斯从大树腰部，锯下一个圆盘形的大